

Touching Shanghai
with deep feelings
—Twenty-four hours of Yuppie

[呼吸上海]

城市深度旅游
MOOK
——丛书系列



雅痞的24小时

九野文化

广东旅游出版社
GUANGDONG TRAVEL AND TOURISM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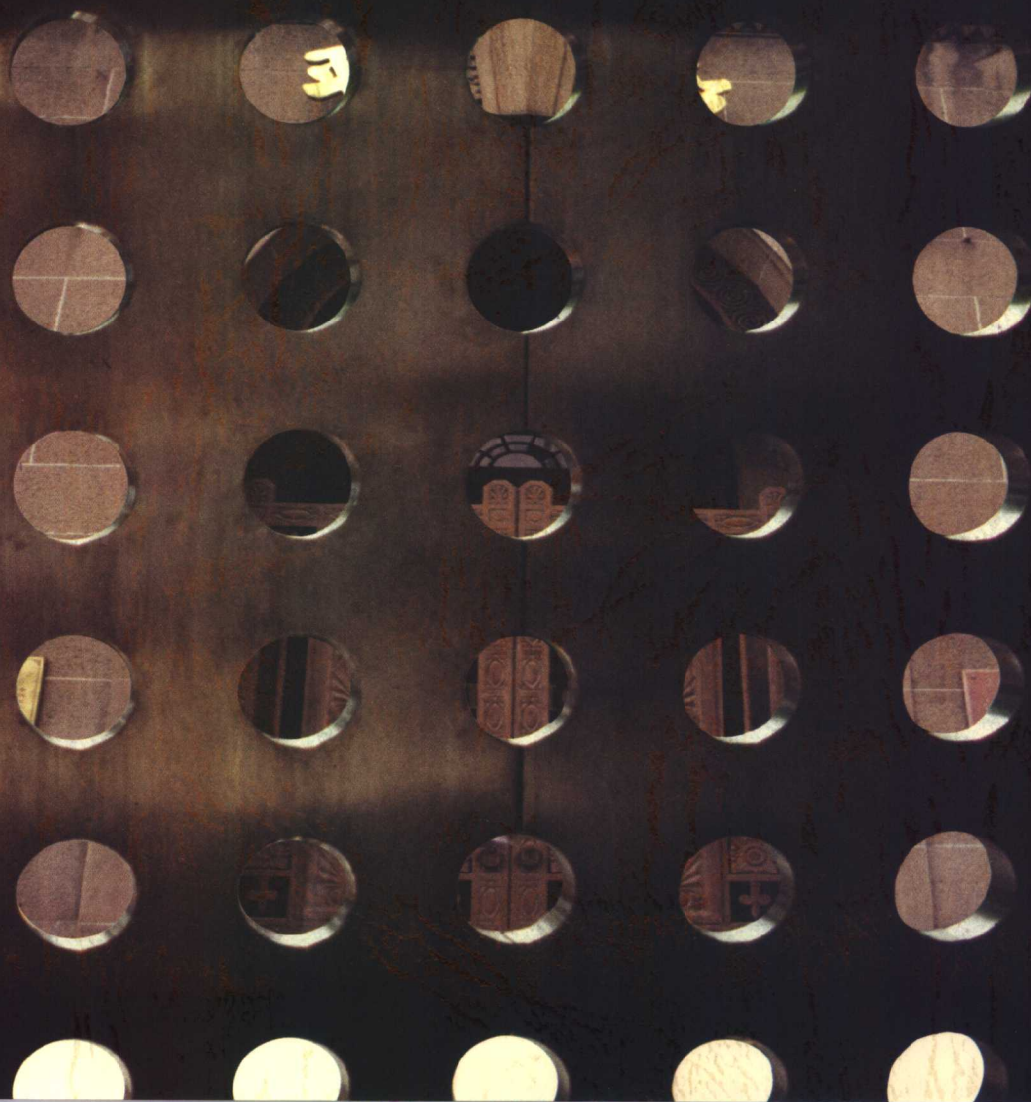
Touching Shanghai

with deep feelings

—Twenty-four hours of Yuppie



呼吸上海——雅痞的24小时



前言

24小时可以做什么？当然可以做一些大事和小事，大到有关国家命运；小到一日三餐，饮食男女，或者，无所事事，发呆抑或行走。

行走也有大小之分，大到乘坐航天器穿越大气层，将“行走”载入民族史册；小到去晤友，去休闲，甚至于“呆”在一城一地，只把行走的经历深深地刻入自己的史册。

行走的精彩是互动构成的，构成的双方是一颗善感的心和一个易于被感知的目的地。而在当今中国的目的地城市中，哪一座城市是既能充分调动起行走者的感官神经，又能充分为行走者所感知的呢？答案大概只有一个：上海。

上海是近年来中国的一个奇迹。这一奇迹眼下正被各种人以各种方式在各种地方复述、重构着。它是时尚作家的宠儿、文化学者的骄子、普罗大众的梦想。而对于一个行走者来说，它是什么呢？这正是我们关心并试图回答的。虽然我们不敢比肩时贤，却也愿意不揣鄙陋。

所谓“我们”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生长于这座城市，或者来到这座城市经营着自己的生活。他们已不算青春，但也绝未老迈。他们对这座城市所怀有的也正是这样一种既非热力四射，也绝不沉静如水的情感。他们愿意将这份情感与走在城市的人分享，所以，他们在文本上重构了他们的上海——中间态的上海——没有时尚作家泛滥的温情，没有文化学者深邃的建构，也同样没有快餐文化的浅俗直白。优雅而不造作，高贵而不冷傲，温情而不甜腻，这是“他们”——其实就是我们——对于文本及文本中的上海的印象和期许。

从一开始我们就明白，上述的努力不是为最大多数人的，但我们乐此不疲。我们宁愿它因偏执而受人指责，也不愿它因泛情而受人追捧。因为真正的行走者总是特立独行的，因为上海在太多人的印象中已经“三十年代”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如果你想知道上海的皮相，那么本书肯定不是你的佳选，因为它试图颠覆的正是关于上海的皮相。如果你和我们一样，想了解一座个性之城，那么，我们相信，至少当你在这座城市的某个地方悠闲地喝下午茶时，你会捧起它，而此后，当你一次次地“进入”这座城市时，你的行囊里一定会有它。不知道这是否就是一种“雅痞”的态度，在这里，“雅痞”可能更多只是作为一种个性的地标。

现在，让我们回到最初的话题——24小时，24小时可以了解上海吗？也许不很容易，但至少我们会让你看到时时不同的上海24小时。

纵然24小时对于行走上海来说过于短促，但24小时你却一定可以读完本书并收获我们关于上海的印象。顺便说一句，构建这种印象，我们所费去的绝不止一个24小时。

从来都把行走和读书结合在一起，那么我们非常乐意把本书与那些行走在上海的人分享。

目录

前言

苏州河这样雕刻了一座城

对上海而言，苏州河是无法回避的·····	2
一条河流和一座城市的历史·····	4
沿着苏州河去流浪 SOHO和后工业时代的上海·····	8
生活在此岸·····	12
逡巡在黄浦江两岸·····	25
历史在左岸凝结·····	26
城市再造·····	30
一个时代在右岸的田畴上起飞·····	32

在老房子中寻找怀旧的花

祖父的写字间——外滩老建筑前的冥想·····	42
外滩因建筑而美丽·····	42
经典的延伸——外滩的纵横·····	48
时髦外婆的当年闺房——凝望上海的花园洋楼·····	52
里弄的生生世世——流连上海的平民建筑·····	62
凝结天堂的声音——觐见上海的教堂·····	74
冰冷的浪漫——触摸上海厂房建筑·····	82

味道上海 在上海给一个老饕的午餐

味道上海·····	90
吃饭不仅仅是吃饭——关乎功利的N种就餐路线·····	93
为了聚会的聚餐——“死党”就餐路线·····	102
吃甘蔗还是倒吃甘蔗——情侣就餐路线·····	106
乱炖亲情佛跳墙——合家欢就餐路线·····	109
吃素，不是态度·····	112

目录

“天堂”里的快乐时光

淮海路—徐家汇—南京路 考验不仅仅针对你的钱袋	118
淮海路商圈：女人是这个区域的主人	118
徐家汇商圈：消费着，快乐着	124
南京路商圈：上海的FACE	128
小店的万千风情	133
饰品	133
户外	136
家居	138
玩偶世家	142

悠游午后 迷失在上海的街巷间

事关风月：那些玫瑰色的幽巷	148
甜爱路	148
湖南路	149
文化的力量：有些路是供人静心的	151
山阴路	151
绍兴路	153
悠悠午后——茶、咖啡和书飘香的时间	158
永嘉路	158
福州路	160
纯粹感觉 路的功能不仅仅是行走	164
思南路	164
武康路	166
永福路	167
灵性梧桐 等待天使或者凤凰的降临	169
瑞金二路	169
复兴西路	171
天堂的声音 让脚步和心一起平和下来	174
汾阳路	174
安福路	176

在夜色中沉醉 上海情致夜生活之旅

传统“串吧”之经典地图	183
永远的衡山路	183
● 小红楼 故事只是背景	185

● 带着女孩来西界	185
茂名路，所有的精彩都在夜晚	187
● 在老林的酒吧里沉迷	188
● Buddha Bar，纪念一种生活	189
矛盾的新天地	190
● 乐美颂和法国女人	191
● 当琉璃开始思考	192
在公园里喝酒，有风度地醉去	193
● 静安公园里的魔幻色彩	194
● PARK97，我在期待什么	195
● 官邸，我会遇上谁	196
另类是一种特殊的表情——上海的另类酒吧	198
青海路上的为所欲为	199
在东北区做一次文化之旅	200
在那个仓库里	202
在夜上海看戏——一种关乎时尚品位的坐标	204
去安福路看戏——上海话剧中心里的白领故事	205
上海戏剧学院——实验空间和黑匣子	206
海德格尔人文酒吧——释放艺术梦寻的激情	207
给我一杯茶的时间	208
在这里，等待爱情	209
永嘉路上的“书香门第”	210
酒店酒吧的私密空间	212
上海客厅，躺在三十年代的探戈里	216

第一章

水京无这样雕刻了一座城

一条河的历史和一个城市的历史纠缠在一起，剪不断。

对上海而言，苏州河是无法回避的。正如歌中所唱的那样，“怀旧是一种瘾”，喜欢怀旧的雅痞们，乘清晨的雾气尚未散尽，不妨到苏州河边慵懒地走走，你会看到上海的过去，看到普通百姓的生活。

沿着苏州河从西向东，走着走着就会看到黄浦江。早晨的黄浦江人少，清静。如果说晚上的黄浦江多的是“情调”的话，那么早晨的黄浦江更显生机，上海的活力在一瞬间就会伴着阳光一同击中你。

对上海而言，苏州河是无法回避的。

旧时上海有“沪城八景”之说：海天旭日、黄浦秋涛、龙华晚钟、吴淞烟雨、石梁秋月、野渡苍葭、凤楼远眺、江皋雪霁。“吴淞烟雨”指的就是苏州河。

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大半个世纪里，充满诗情的烟雨是从不愿在“吴淞江”上氤氲的。这条在晚清文人笔端充满了农业文明诗意的清流，已沦为近代工业文明污垢的天然载体——苏州河，在一年的大多数时间里，墨漆的河水，带着令人掩鼻的恶臭从一座疲惫不堪的城市的心脏地带穿过。依然有人在河边生活，但这生活满布着灰色。灰色，甚至沿着这条河蔓延开来，成为一座城市，一段历史的基准色。



站在上海大厦的肩上鸟瞰，苏州河的气势就出来了

“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传说、故事、记忆，还有所有的垃圾，都堆积在这里，使它成为一条最脏的河。可是还是有许多人在这里，他们靠这条河流生活，许多人在这里度过他们的一生。在河上，你可以看到这些人，看的时间长了，这条河会让你看到一切。看到劳动的人民，看到友谊，看到父亲和孩子，看到孤独。我还曾在一条驳船上看到过一个婴儿的降生，看到过一个女孩子从桥上跳下苏州河，看到过一对年轻恋人的尸体被警察拖起来……”这是电影《苏州河》中的开场白，导演娄烨略显矫情的陈述，复制的却是绝不矫情的一段生活。

当这条河流泛着恶臭的时候，你可以掩着口鼻匆匆避开，可当无数人的真实生活也分明缺乏新鲜快乐的元素的时候，你，何处躲藏？

多年来，我总觉得苏州河是这座城市的脐带——带着血污，却无法割舍。

对上海而言，苏州河是无法回避的，无论是明丽的清晨，还是如晦的黄昏，她都值得你流连徘徊。笃悠悠地在河边走走，什么都不用带，只要带上一颗温柔的心，重泛轻波的河水一定会把她所包容的故事，娓娓地讲给你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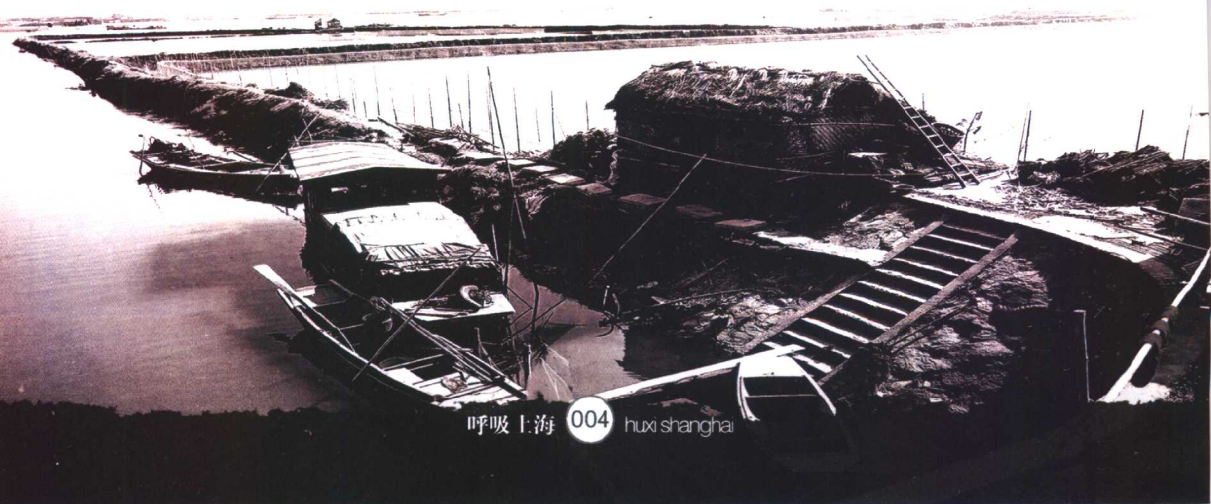


“苏州河”是允许望文生义的，真的沿河向西，会走到苏州。所谓苏州河是指吴淞江的上海市区一段，从北新泾到外白渡桥。很早的时候，苏州河就有了，当然那时被统称作吴淞江，是太湖入海水道的三江中最大的一条河。战国时期的地理书《禹贡》上就讲道：“三江既路，震泽底定。”三江就是娄江（即浏河）、东江（即黄浦江）和松江（即吴淞江）。一直到宋元时代，吴淞江都是比黄浦江大的，宽的地方有十多里，是直接入海的大河，而黄浦江则是支流，先汇入吴淞江而后才入海。因为历史上北方的战乱，人口不断南迁，粮食需求致使这里的居民多年在河边围垦滩地，河面渐渐变窄，流量变小。元代以后，上游还是很宽，但下游已经变成了很多支流，河道弯曲，主河道不再明显。汛期来临时，流域洪水泛滥。明永乐年间，户部尚书夏原吉疏浚吴淞江下游旁的范家浜，上游接通原吴淞江的支流大黄浦，使太湖的水由黄浦江、范家浜排泄出海，并把其中一条河道拓宽，开出了现在吴淞江的主河道，形成了如今河道的基本格局。

上海开埠前，商业活动聚集于县城，苏州河畔市集寥寥，不能吸引商船停靠。来自苏、杭等地的内河船只多走南线航路，由运河入内河水系经宋江府城、七宝或闵行抵沪，苏州河下游河面并非商船过往干道。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为调节水位曾在今福建路桥附近建有一座水闸，后人习称“老闸”，后此闸毁。雍正十三年（1735年），遗址西侧的金家湾即今新闸路附近又建一闸，人称“新闸”。开埠后，随着内外贸易的不断增长和租界设立，上海商业中心北移，进出苏州河的船只明显增多，新老闸之间的商业活动亦见起色。

而苏州河两岸内河港区的真正形成和初具规模，是在19世纪末内河轮运业兴起之后。甲午战争后，苏杭开埠，允许小轮船进入内河，一时航运业非常发达，所有内河客货运大都改用小火轮，一些固定航班相继开设，最繁忙的当数上海至苏州航线。1899年8月4日，《申报》曾以赞叹的口吻，记述了苏州河口以西轮船运输繁忙的景象：“内地通行小轮船，取费既廉，行驶亦捷，绅商士庶皆乐出于其途。沪上为南北要冲，商贾骈阗，尤为他处之冠。每日小轮船之来往苏、杭、嘉、湖等处者，遥望苏州河一带，气管鸣雷，煤烟聚墨，盖无一不在谷满谷，在坑满坑焉。”

你想象过苏州河的源头吗？这里就是。



1880年以后，外国商人在上海开设了好几家缫丝厂，雇用了约6000个工人，其中大部分都在苏州河边，其他还有面粉厂、铁器厂、造纸厂等等。上个世纪初开始，上海的工商业发展，贸易货运量剧增，使苏州河的内河交通运输功能随之加强。航船频繁往来，载着货物驶向各地。当时在今外滩一带已无法再建造码头仓库，因为外滩洋行林立，江边又是南北主要通道。要兴建码头只有向周围发展，苏州河两岸因此修建了大量行业码头：木码头、米码头、水果码头、酒码头、土产地货码头，还有垃圾码头。

苏州河的苦力工身份由此奠定了——既要承担建设大上海的航运任务，还要承担大上海的排泄物——河边的纺织厂把浆水排入河里，化工厂把废料倒入河里，居民则把垃圾扔进了河里。臭，是理所当然的，隔有一站路就嗅得到那气味。那气味几乎可直接做肥料使用。

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的城市定位和经济结构做了很大的调整，可以说，苏州河在工业化时期的苦活干完了。一方面，铁路和公路的交通足以替代航运，小河小船的货物运输功能自然消失；另一方面，上海也开始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安装处理污水系统和处理生活垃圾的设备。苏州河沿岸的码头在本世纪初基本全部拆除，仅在靠近新泾路的河段还留有部分装卸建筑沙石的码头和船只。这座城市向它提出了新的要求：2010年前要通行游船，河边设绿化带，规划中还要求建筑与河岸之间保留16米的距离，感觉上是要把苏州河装扮成一个人见人爱的女孩子。



如今的苏州河上还偶尔可以看到这样的劳作者。

全长53公里的苏州河，一般概念中被分为东段和西段。过去，西藏路以东两岸都在租界内，西藏路以西是华区。西段的南岸在租界扩张之后也划进租界，北岸，即所谓的闸北是华区，中国最早的民族工业很大程度上起身于此。沿河两岸的建筑曾是这段历史的记录。



苏州河的新与旧呈现出上海的两极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海上史专家郑祖安，按照苏州河的功能，把它分为三段：东段从外白渡桥到河南路，这里集中着大量的公共建筑，包括当年各国的领事馆、银行、饭店、大戏院等，这个范围里的老建筑大都比较高档，很大部分还保留着，但由于此地段的商业价值以及正在进行的“外滩源”工程，有一些建筑已被拆掉，比如，第一人民医院及现在文汇大厦坐落处的犹太教堂，另一些建筑不久也将消失；河南路桥到恒丰路桥是中段，这里仓库密集，有特色的西洋建筑也很多；恒丰路往西的西段最早是外乡穷人聚集的棚户区，后来是工业区，国有企业整改后，大多迁离，本来品质极差的民居区自然在首批改造之列。

电视里，海鸥已经盘旋在苏州河上空，一幢一幢的高尚住宅楼临河拔起，可是，那些见证了一段历史的老仓库、老工厂甚至老洋房有点黯然神伤，它们的出路在哪里？是拆，是迁，还是留？

当大多数厂房仓库被拆毁改建成商品房或绿化带的时候，一些不同的声音很幸运地得到了认同和采纳。专家说，某某厂房有历史意义，于是保留下来；艺术家说，仓库留下来好改做艺术工作室，把苏州河弄成纽约的SOHO区，于是仓库上的推土机嘎然而止。曾经冷硬的苏州河在恶臭渐渐消散以后突然变得亲和起来。

几乎是一夜之间，艺术家仓库就在苏州河边如火如荼地火起来。这条河同这座城市一样，在世纪交替之时露出了魅惑的笑脸。



世纪交替时，苏州河边绽出了魅惑的嫩绿。

历史一不小心便幽了一默。同一个空间，在时间的纬度上，一头是先烈的表情，另一头是艺术家的姿势。

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有个人叫谢晋元，在他的雕像前听过淞沪抗战的故事，也了解到苏州河边有些仓库，由于苏州河承担着供应上海生产、生活的往来货运，为了方便储藏，靠近各类码头兴建起众多的仓库。“四行仓库”就是在那时听说的，最初它是大陆、金城、盐业、中南四家银行的储备仓库。但它被人们所铭记的却不是这里放过多少金条，而是1937年10月，上海弃守前夕坚守在此与日军作战的由谢晋元带领的八百壮士。现在的四行仓库共有三栋，在苏州河北岸一字排开，当年八百壮士和日军的阵地就分别在两边的两栋仓库里，中间一栋是后来加造的。

四行仓库中曾驻守日军的一栋现在是创意仓库——建筑师刘继东的工作室。

工作室的二楼是一个个透明玻璃围成的小办公室，通透、流畅、时尚。四楼是大讲厅，那些能代表仓库原貌的部分也被尽力保留，十几根圆形石柱丝毫未动，四道三米多高的大铁门以及门面上那些当年留下的仓位号码：221、222……历史感悠悠泻出，并弥漫开去，烈士的头像一闪而过，不过脑中挥之不去的意象居然是上世纪80年代黑白片子里的好人和坏人在这边玩捉迷藏游戏。听说，蔡琴曾坐在这些大铁门里拍过MTV。

四行仓库是刘继东在上海租借的第三个工作室，而他在沪发展的几年间，办公室选址的更迭颇值得玩味。1998年他初到上海时，把自己的工作室设在新锦江大酒店，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作秀”，是给客户看的。到一个新的地方闯荡，没有名气没有背景，要打开局面，只能用昂贵的房租来显示自己的实力。以后，他的办公室搬到了四平路上的龙邸大厦，短暂过渡之后，他终于选定了四行仓库，看中的是租金便宜和结构坚固。每平方米每天8毛钱租金在同类仓库中当然是贵的，但和新锦江比起来，不知要便宜多少。四行仓库过去能经住两军对垒的炮火，坚固的程度就不用说了。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发挥设计，这对设计师而言，它就是展现在客户面前的第一件作品。让刘继东格外高兴的是，他了解到这个仓库是一个叫乌达克的匈牙利建筑师设计建造的，这个人当年在上海是非常有名的建筑师，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徐家汇天主教堂等老上海建筑的佼佼者都出自他的设计。该仓库混凝土结构，中间有一根巨大的圆柱，层高4米，负重量是每平方米1.8吨，所以刘继东可以在这里大动干戈，外立面做了整修，给工作室单辟了一个独立的门，里面装了滚动电梯，完全被改造成成了一个很现代的工作环境。

这条河流如此紧密地贴着这座城市的人生





不去苏州河边的艺术家仓库走走，就算不上合格的白领！



用玻璃围成圆形的办公室，玻璃外就是苏州河。

当然，有人会觉得刘继东的做法不可取，比如登琨艳，他认为像刘继东那样给老建筑做大规模修整就好比是给老太太整容，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历史建筑了。

对于这边的仓库，设计师登琨艳是很有发言权的，叫他是“苏州河仓库教父”也不为过。他是最早在苏州河仓库上打主意的人，曾经骑着单车在苏州河转悠过一段时间。1997年他在外滩找了一个仓库，一切条件都满意之后走到楼上拍照时楼梯断了。一年以后，他来到这间建于1933年的仓库——南苏州河路1305号。房东说这里原来是杜月笙的粮仓，登琨艳将听且听，也没作求证，他说有点传奇会给人更多的心情。登琨艳搬来之前，这里是300多民工的宿舍。刚搬进来的时候，炉灶、厕所、垃圾满目肮脏破败，但他以建筑师的职业判断知道它的结构尚结实，2300平方米的空间完全可以利用。

改造仓库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光是拆除隔间和露台上的违章建筑，中型卡车就运了100多车垃圾。为使工作室看起来敞亮些，登琨艳拆除部分屋顶开设天窗，将墙面通风百叶改装落地玻璃窗。如今，一楼仍然脏脏乱乱的，许多民工出出进进，叫人不由怀疑走错了地方。问他们“艺术家仓库在哪里”，他们很习惯地指指楼上。于是，沿着楼梯走上去，楼梯长而缓，早先的功能是让搬运工人省力一些，二楼目光所及之内居然没有人，朝北正对苏州河的墙上挂着几个气宇轩昂的毛笔字：“云山北向”。仔细看发现暗色玻璃把空间隔开了，里面有许多张办公桌。

循着异域情调的印度音乐走到三楼，顿觉空气的颜色特别炫目，抬头，屋顶的大部分是本色的木质结构，其中挖掉的几块由深浅不一的塑料板搭就，阳光像透过教堂的彩绘玻璃般照进来。半空中悬着许许多多设计图纸，随着微风，半透明的大纸温柔地飘荡；地上摊着塑料泡沫做成的设计效果图，用钢丝球材质的东西揉成一团代表树木；有个角落错落地堆着贴标签的石材，什么“爵士白”、“丁香米黄”、“土耳其玫瑰”；音响和无数CD分类放在一张旧式长桌上，桌面上贴着纸：“如果你要动登先生的东西，请学会放回原处”；墙边的老几案老到满是裂缝，皱巴巴的甚至起了毛；老家什上放着白色电脑，电脑旁是一摞摞青花瓷盆……一切都那么不可思议。离开的时候，有几个大学生模样的人进来逛，神色上挂着几许惊叹的意味。听说现在这里每年吸引着不少艺术爱好者，美国一些艺术院校甚至派出学生来艺术仓库实习。

登琨艳成了名人，这并不妨碍他帮助左邻右舍做点事情。王献篋的广告公司位于南苏州河路1247号，进门便看到楼梯边一大簇生锈的钢筋横七竖八地朝天插着，张扬恣意——这就是邻居登琨艳的创意。

说起王献篋，又能扯出一段历史。淞沪抗战中，一位名叫杨惠敏的女学生冒着生命危险，从公共租界泅水过苏州河，把一面国旗送到四行仓库。那面旗帜，是上海商会的会长亲手递交给杨惠敏的，那会长，正是王献篋的祖父。今天的王献篋在苏州河边，在他祖父打拼过的地方，进行着他的艺术家事业。王献篋的经历不能算不丰富，大学里学过4年京剧，在台湾最好的芭蕾舞团中跳过《天鹅湖》中的王子，辗转到纽约大学学艺术，李安带他看了当年学生的影展，从此走上了电影道路，拍过《阿爸的情人》，做过《人在纽约》的剪辑，后来也做广告，今天自己做了老板，自己在一个特别的地方做特别喜欢的事情。



不是雅痞可能不会发现这里就是艺术家仓库。

大得没边的房子，赤裸裸的木质房梁，毛糙糙的长条地板，地板上东一块西一块的“铁皮补丁”，墙上留着诸如“注意安全、消灭工伤、商品安全”的标语，楼梯拐弯处放着一张清代看戏用的长椅子。房子一共三层楼，每层的格局都一样，完全保留了仓库当时的面貌，甚至“没在柱子上加过一个钉子”，只是加了一溜又高又大的窗，明亮、透彻，颠覆了仓库一贯的幽暗神秘。想在这里“神秘”是毫无可能的，所有人的所有举动只要一抬头全能看到。没有隔板，连屏风也没有，几张硕大的桌子随意排放着，每个人都在忙自己手里的活，要是累了，转身就能跟人聊天，走几步就是吧台，喝咖啡或红茶自便，大红色的沙发在暗突突的地板上有如老姬抹上的艳红唇膏，滑稽，不过情趣倒也顿生。

这边的家什少之又少，家什的风格也是少到不能再少的极简主义，而人际关系也同样是简单明了的，部门、等级、小帮派，统统见鬼去。

眼下据不完全统计，苏州河两岸有画家、建筑师、设计师、广告人、影像艺术家等工作室100多个，聚集了1000多位艺术工作者。在仓库里，时常会举行派对、时装秀、新品发布会之类的大型活动。选择这里，而不是大酒店，是新奇，也是对这种时尚的肯定。

在这些艺术家的梦想中，苏州河应该成为一个以艺术家为主体的文化生活区域，要有丰富的行业分布，而且比例适当，比如50%的艺术家的工作室，20%的酒吧，还要有工艺品店、书店、杂货店、书画廊、跳蚤市场、露天电影、街头艺人。总之，这里应该是一个活力四射的文化传播中心。

其实在欧洲等艺术较为发达的地区，很多时候正是艺术家用“牺牲”成就孕育出一段段崭新的产业文明。他们懂得发现保存完好的城市老建筑，纷纷入驻开辟自己的工作室，这每每使得某一区域的文化氛围渐渐浓郁起来，品位的提升刺激了地价的上升。于是，艺术家们因无法承担高额租金而撤退，再次“流浪”去寻找另一片适合自己的创作空间。他们就像文化拓荒者，不断寻找着城市中最具历史感的地方，以拼命摆脱城市进程中声势浩大的事业倾轧。从“拓荒者”自身而言，商业对文化的冲击无疑具有一定的悲剧色彩，但这个群体的文化意义却激发出了历史的无限潜能，甚至能赋予它全新的生命力。纽约著名的苏荷SOHO艺术区当初也曾是一个旧仓库区，后因为艺术家们的入驻在艺术界声名远扬，随后，越来越多的广告、印刷、设计、家具业纷纷兴起，带动了新一轮产业文明的良性循环。

所以，在提到苏州河艺术群落时，“SOHO”仍是最经常被提到的一个类比。“它们的兴起简直一模一样”。美国《纽约时报》上海分社记者石克雷说：“先是有大量废弃的仓库房子，然后艺术家迁居进去，变成一种时尚，艺术区渐渐形成规模。”

工业时代的仓库摇身一变而为艺术的渊藪，只把一个时代的躯壳留在了日渐变清的苏州河边，供人唏嘘、凭吊、感奋或者激动。其实近一百多年来，上海的每一次重大变化，都融进了苏州河不绝的流水中。逝者如斯，当这座城市极力地刷新自己的容貌时，这条供养着城市，又为城市所玷污的河流默默地沉淀下了一种叫做“历史”的东西，仓库也好，SOHO也罢，都只是一个方向标，直指着上海后工业时代的将来。

